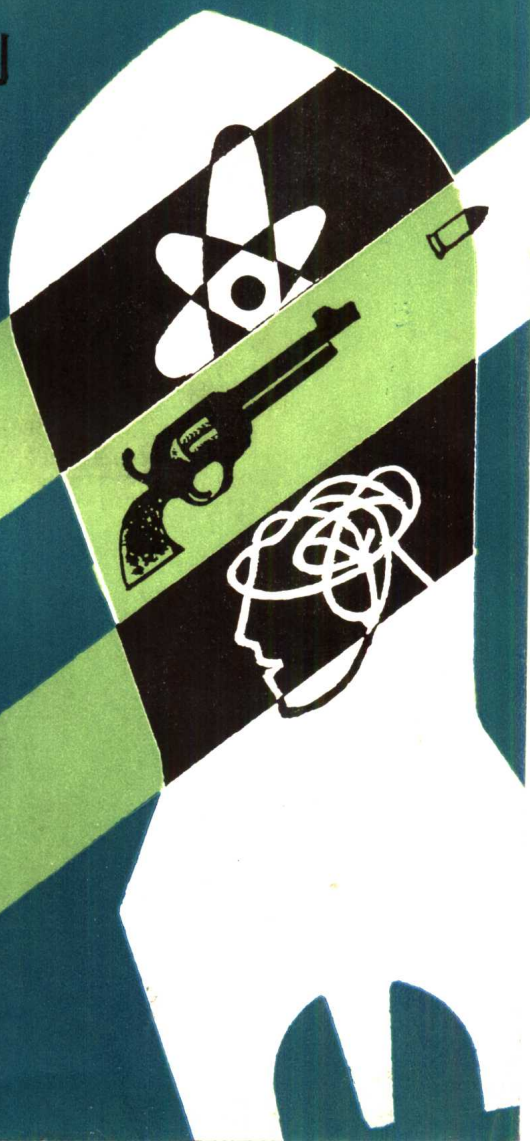


# 科学战 特工战 神经战

——原子武器研制  
秘密角逐记

〔苏〕符赛沃劳特·

奥夫钦尼科夫 著



新华出版社

# 科学战 特工战 神经战

## ——原子武器研制秘密角逐记

〔苏〕符宾沃劳特·奥夫钦尼科夫 著  
邵念诚 译 徐止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本书系根据苏联《Новый мир》1984年1—2期译出

**科学战·特工战·神经战**  
**——原子武器研制秘密角逐记**

【苏】符赛沃劳特·奥夫钦尼科夫著

邵念诚译 徐 正校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 华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插图2张 82,000字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3203·092 定价：0.85元

## 译 者 的 话

这本小册子系根据苏联《新世界》杂志1984年第1—2期连载的内容译出。它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以外，还存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激烈战场：抢先掌握原子弹秘密的幕后战场。这里有科学战和特工战，也有政治战和神经战。美英两国一方面要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弹秘密；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苏联取得这个秘密。

最后，美国终于首先造成原子弹。美国政府不顾科学家的反对，迫不及待地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各投一枚原子弹，把当地人民投进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场大难，当时受害者就达33万人；以后陆续死亡的，不计其数。

本书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它既是历史，又可当文艺作品来阅读。书中不但有攻心斗智和惊险情节的描写，而且充满着日本人民对战争无比痛恨的呼声，特别是对原子战争对人类犯罪的控诉。作品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宣谛之同志曾对本书的译文给予润色，这里谨表衷心谢忱。

1986年1月

# 目 录

|                   |        |
|-------------------|--------|
| 争夺“铀”和“重水”之战..... | ( 1 )  |
| 巧合的一天.....        | ( 1 )  |
| 警报信号.....         | ( 4 )  |
| 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    | ( 9 )  |
| 阿奈耶中尉的狡黠.....     | ( 13 ) |
| 汤姆逊委员会里的报告.....   | ( 15 ) |
| “金雀花坛”号运煤船.....   | ( 18 ) |
| 铀协会.....          | ( 20 ) |
| “合金管”.....        | ( 22 ) |
| 报告的第十六条.....      | ( 25 ) |
| 偷袭重水公司.....       | ( 27 ) |
| 斯大林格勒的回声.....     | ( 31 ) |
| 魁北克的丧钟.....       | ( 34 ) |

**美国曼哈顿计划取胜**..... ( 38 )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 ( 38 )

    奥本海默和巴思..... ( 42 )

    “N”计划..... ( 45 )

    第509空中联队..... ( 50 )

    尼尔斯·玻尔的操劳..... ( 51 )

    “阿尔索斯”使命..... ( 54 )

    斯特拉斯堡的发现..... ( 57 )

    绝望的武器..... ( 60 )

    押在自杀者身上的赌注..... ( 66 )

    结局的开端..... ( 70 )

    欺骗行动..... ( 73 )

    从拜乃敏德到五角大楼..... ( 76 )

    科学家和将军作对..... ( 78 )

    礼帽盒子..... ( 80 )

    塔上的“胖子”..... ( 82 )

    阿拉莫戈多和波茨坦..... ( 85 )

    穿过云缝的光..... ( 89 )

    “艾劳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 ( 92 )

    无头的耶稣..... ( 96 )

    熔化的瓦片..... ( 98 )

    罪证的消失..... ( 100 )

|                      |                |
|----------------------|----------------|
| 猎尸者.....             | ( 104 )        |
| <b>美苏核实验新角逐.....</b> | <b>( 107 )</b> |
| 二十个目标.....           | ( 107 )        |
| 巴罗赫计划.....           | ( 110 )        |
| 阴谋失败.....            | ( 113 )        |
| 特勒与氢弹.....           | ( 116 )        |
| 被告奥本海默.....          | ( 120 )        |
| 电报员久保山.....          | ( 123 )        |
| <b>尾声.....</b>       | <b>( 126 )</b> |
| 桥上的人影.....           | ( 126 )        |
| 火的河流.....            | ( 129 )        |



## 争夺“铀”和“重水”之战

巧合的一天

1945年4月25日，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波茨坦西北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会合，从而完成了对柏林的彻底包围；同一天，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和英、美盟军从东西两面突破德军防线，在德国中部托尔高地区会师。

4月25日——即希特勒首都已陷入重围，苏、美军队在易北河实现历史性会师的这一天，——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召开了。这次会议旨在为共同的国际组织制定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章程。

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华盛顿通过无线电向与会者致词，他说：

“现代战争的残酷与破坏程度愈演愈烈，若不加以制止，战争终将毁灭整个文明。……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用炸弹或刺刀来解决争端。如果今后我们仍然采用如此方式解决问题，那就会无意中接受我们敌人的哲学原理了，

即力量——就是权利。为了推翻这个论断——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保证必要的条件。言语是不够的。我们要一劳永逸地掉转词序，用事实来证明：归根结底，权利——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不愿在战争中同归于尽，则应当学会在和平中共同生活……” 白宫的新主人就是用这样的言词来欢迎四十六国代表的。杜鲁门在罗斯福猝然去世后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入主白宫才两星期。

联合国大会的召开同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恰巧发生在同一天，对此，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把这一事实看作吉兆；这个巧合好象是一个保证：反希特勒同盟的参加国在战后世界上也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合作。

然而在1945年4月25日这个充满巧合和多事的日子，还有一个会见值得一书，其后果则截然不同。正当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从收音机里听取杜鲁门讲话录音的时候，演讲者本人却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同两个人进行长谈：国防部长史汀生把“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首次引见给新任总统。

“再过四个月”，史汀生开言道，“我们肯定能制成一种人类闻所未闻的最强大的武器，只消用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能毁灭整座城市。虽然这种武器是同英国人一起搞的，但最近几年内，只有合众国独家控制制造它所用的必要的资源和生产设施，而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达到这一步。”

接着史汀生让格罗夫斯讲话。后者第一次向杜鲁门汇报了曼哈顿计划的情况。将军说，计有十五万多人在他手下工

作。这项耗资二十亿美元、规模庞大无比的工程是在绝密中进行的，迄今已第三个年头了。该项工程隶属国防部，而归总统一人管辖，经费则来自于一个不受国会审批的特别基金。就连国务院直到雅尔塔会议前夕，对研制原子武器一事，都一无所知。

格罗夫斯谈到了位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研究中心。他说，在那里同美国人一起工作的有从希特勒占领国逃亡出来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还有英、法的科学家。他们当初都是独立进行原子研究的。

将军向总统报告，设在奥克里兹和汉福尔德的分离铀同位素和生产钚的巨大秘密设施，到八月初当能生产出足够制造三枚炸弹的原子爆炸物：一枚铀弹，两枚钚弹。

格罗夫斯建议用钚弹进行爆炸试验。他说为了进一步完善新武器，至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炸弹在战争中都得使用，现有的铀只够装填一枚炸弹……

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在汇报将要结束时觉得，杜鲁门不再听他说话了，也可能是对他所说的，没有得到要领。在两位来客向新任总统所作的解释中，确实有许多使总统摸不透的东西，但杜鲁门马上抓住了事情的本质，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当中。

须知这位前不久还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是突然间成了白宫主人的。1941年夏，他曾这样概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如果我们看到德国要打赢，我们应当帮助俄国；如果打赢的将是俄国，那么我们就帮助德国。这样好让

他们最大限度地厮杀下去。”

杜鲁门是在这样的时刻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希特勒帝国的投降已不是几个月的问题，而是指日可待了。新总统面临痛苦的抉择：一方面他情不自禁地要“捆住俄国人的手脚”，因而在战后欧洲体制问题上表现得冷酷无情；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苏联拒绝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允诺——在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对日本作战。

杜鲁门意识到，倘若具有战斗经验的苏军在远东不同盟军合作，美国在进军日本列岛中付出的代价，将要比在法国北部登陆，惨重得多。

史汀生和格罗夫斯的讲话之所以给杜鲁门留下令其震慑的印象，原因正在这里：他觉得手里陡添了一张王牌，他是稳操胜券了。疑云已自然消散，行动方针已明确拿定。首先在实践中表明美国是唯一掌握具有空前威力的新武器的国家，然后依仗原子垄断对苏联进行讹诈，迫使它听从美国驱使。

当杜鲁门准备同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会见时，他曾对一位助手说：

“如果这玩意儿爆炸了——我想它会爆炸的——那么我终于抓到一根大棒来对付这班家伙了！”

## 警报信号

1939年夏天巴黎外国游客异常稀少，而巴黎人却特别多。

虽然休假季节已经到来，但几乎无人离开首都。窒闷的城市上空悬荡着临战前数月所具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而且这气氛越来越浓。

甚至塞纳河左岸的大学生咖啡馆里，都感觉不到常有的那种闲情逸致。六月的夜晚温馨宜人，可许多桌椅上却是空的。因此两位中年顾客很快就找到了座位。

他俩一个在科学界、一个在实业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法兰西学院核子化学教研室主任；艾德加·辛日——比利时工业家、卡坦加铀矿经理。

“辛日先生，我请求同阁下晤面是为了商讨一个问题，一个首先同我的科研工作有关的问题。但此事既关系到法国的命运，也关系到欧洲的 命运。”约里奥-居里说到这里住口了，两眼逼视着对方。“据我所知”，他继续道，“矿业联盟这个公司是目前世界上铀矿石的最大供应者。”

“是的，其实也是唯一的供应者，倘若不把位于雅希莫夫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矿场考虑进去的话，不过那里的开采根本不能同比属刚果相提并论。”

“是这么个情况：法国政府由于对我的研究工作感到兴趣，特授命我全权向阁下提出一个在商业上十分诱人的建议——法国政府准备买下比利时现有的全部铀矿石存货，而且还准备取得矿业联盟在卡坦加的独家开采权。”

辛日听罢冷笑道：

“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么说，您是研究空军问题的罗？”

“绝对不是！这是从何说起？”

“前不久，就在今年春天，有个人也向我提出同样的建议。此人就是亨利·铁札德爵士。他要求把当时谈话内容秘而不宣，可是对我来说那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亨利爵士在伦敦主持皇家空军的科研工作。我只是有一点搞不懂，这个份量最重的物质跟航空有什么相干？因为造飞机需要的恰恰是轻金属啊！他怎么突然对铀矿石发生了兴趣？”

“如果笼统地说”，约里奥-居里答道，“铀可能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它原则上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能源，也可以作为一个具有空前破坏力的爆炸物。”

“类似这样的话，铁札德在我面前一句都没提。我记得他说，英国人本身倒并不需要这种矿石，而是不想让它落到敌人手里去。铁札德这里指的当然是纳粹帝国了。是啊，比利时和法国眼下又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了。作为一个比利时人，我可以向您保证：第一，矿业联盟准备向法国供应铀矿石，第二，本公司不把这种矿石卖给德国。不过这种担心是否有现实依据？希特勒不是把一切天才的物理学家都赶跑了么？而首当其冲的不是爱因斯坦吗？”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默默地摇摇头。

1935年，他同夫人伊伦·居里因发现人工放射现象而获得诺贝尔奖金。此后不久，法兰西学院便设立了核物理教研室，约里奥-居里是该室的创立者和首任领导人，其最亲密战友则为德国人汉斯·哈尔邦和奈夫·考瓦尔斯基——他们是由于纳粹迫害而逃来法国的，对于德国科学潜力了如指掌，

对于希特勒制度驱使科学家为其阴谋服务的本领，也一清二楚。

1938年底，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全世界科学界人士为之震惊：物理学家奥托·汉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揭示，铀的原子核不太稳固，它能分裂，裂变时会放出巨能。

这一发现推动了这个崭新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依据这一发现，马上有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预言，在特定的铀中可能产生自持性的链式反应。

1939年初，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及其在法国的同事，以及在美国的匈牙利人里奥·斯宙拉尔德和意大利人恩里考·费米，几乎同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铀原子衰变时释放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中子，则其中每一个转过来又能击破相邻的原子，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链式反应，从而产生具有惊人破坏力的爆炸。

1939年3月，约里奥-居里、哈尔邦和考瓦尔斯基，在伦敦的《自然界》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铀核爆炸时中子释放》一文。这篇科学论著表明，在原子研究领域、特别在自持性的核反应问题上，法国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在同辛日进行的那次关于比利时铀矿石储存的谈话前不久，约里奥-居里及其同事登记了几项涉及建造铀反应堆的发明专利。

从约里奥-居里接到的斯宙拉尔德寄自美国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别国的科学家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有什么理由认为德国是袖手旁观的呢？须知那里同样有

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在工作，特别是汉和斯特拉斯曼……

约里奥-居里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1939年4月24日，汉堡大学教授保尔·加尔代克及其助手维盖姆·格劳特给德意志帝国国防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提请您注意核物理方面的最新事态发展。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些事实为制造一种破坏力大于常规炸弹许多等级的爆炸物开辟了可能。”该信结论是：“第一个使用核物理成就的国家，定将取得对别国的绝对优势。”

1939年4月26日，即加尔代克和格劳特向第三帝国军事首脑发函两天后，英国军事研究的领导人铁札德向政府投书，建议英国要千方百计阻挠德国人把世界上库存的铀集中到他们手中。

铁札德并不局限于官方渠道，而且还亲自出马会见了和约里奥-居里谈话的那个辛日，他和约里奥-居里先后都警告矿业联盟的首领，倘若该公司的非洲铀矿石落入纳粹之手，将会带来世界性的灾难。

然而为了防止希特勒攫取业已运到欧洲的比属刚果的铀所作的努力，并未得到所期成效。1940年5月，比利时突然被德军占领，这样存放在奥奈诺选矿厂里的1200余吨精选铀矿石便落入纳粹之手，这个数量几乎为当时世界铀库存的一半。

辛日本人得以逃离比利时，辗转到达纽约，至此他终于相信铀的战略价值了，于是把矿业联盟在卡坦加矿场最后一



年开采出来的全部矿石，偷偷运到了安哥拉的洛比托港，而后用假证明把矿石装上公司包租的两艘货轮。

这两条船——船上文件载明装的是制药用的树脂，而公开目的地是开普敦——驶出了洛比托以后，不久改变了航向，采用不寻常的航线穿越了大西洋。

1940年9月间，当时世界铀库存的另一半就这样运到了纽约。正是这批矿石，日后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原料，而装填美国第一批原子弹的爆炸物也正是从这批矿石中提取的。

### 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

辛日煞费苦心运到美国的非洲铀矿石，长期存放在纽约港的一个堆栈里无人问津。华盛顿的政界、乃至军事部门，当时对于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现，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首先敲警钟并扣响当权者大门的是一批从欧洲来的科学家，褐色瘟疫<sup>①</sup>使这些人离乡背井、迁居美国。从匈牙利来的里奥·斯宙拉尔德和从意大利来的恩里考·费米是从事这方面努力的发起者。

还在1939年3月，正当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军事科研的负责人铁札德同辛日谈及铀矿石的战略意义时，费米会见了美国海军科技局副局长贺拜尔。但科学家未能使这位海军军官相信制成原子弹是可能的，也未能引起他担心，

---

<sup>①</sup> 褐色瘟疫——系指希特勒纳粹体制。纳粹党徒穿褐色制服，又称褐衫党员。——译者注